

少年游

(二)

丁 驢 (英國格拉斯歌大學博士，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教授)

燕大生活多采多姿

燕京大學在西直門外約二十餘里的海甸，離清華不遠，其北為圓明園遺址。由校中可望見西山，學校是美以美會所辦，原在北京城內，本稱「北京大學」。校中建築，彷彿宮廷，校中有池，稱「未名湖」。用水取之地下噴泉，泉上建塔，以為裝飾，校門有從他處移來的華表柱，女生宿舍前有二石龜，上托石碑也是古董。我曾仿詩經作了一首燕風：「湖水茫茫，彼尚有岸，有何人歎，慰我思量……」

燕京大學學生生活多采多姿，我初到燕京，有如劉姥姥，一切手續都是美式，中國學生土包子如我者，真是摸不着頭腦。跑了兩天，才把課程表上的一概必讀。到燕京這一「選」把我弄糊塗了，再加上有所謂先修的課必須先讀，方能選某課之類，因我必須讀第一年英文，許多想讀的不准讀，不想讀的則非先修不可，令人氣結。所以第一年讀的是「垃圾」，如「語音學」、「

近代文化」之類。我必須讀一自然科學，數理化既不行，只好用地理代替。文學課程就甯提了。英文先生不喜歡我的頭髮，語音學先生不喜歡我的英國口音，數學先生要求習題答案準確到小數點一位，要算到兩位。總之，一年下來成績在水準之下，幸虧地理一課得了甲等，平均尚高於開除條件之上，未被趕走。

第二年趕快想辦法轉系，偏是成績不在中等，不准轉院。所以想學社會、政治等都不准，一氣之下要求學「家政」。因為是男，不是女也不准。臨時去試試地理系，系主任是燕京董事會的「錢包」(他管財政)。他看了我的成績說：「你的地理不壞，可以轉。」一手包辦，不但轉系而且轉入理學院都通得過。註冊主任梅貽賢看了我的文件只說了一句：「你本不應轉院，既然院長威爾遜、系主任戴維思都簽了字，我也不便阻攔你，可是你必須另修一自然科學才合條件。」我說：「我就選生物吧！」他就准我註冊，方脫此難。可是以後仍有困難。

二年級英文老師是一位老太太，她是董事之一。她最不喜歡學生不信宗教，對我有些歧視。我們班上舉行辯論會，她一定要我站在反宗教的

一方；我抗議無效，只好拼命研究教義，找理由去辯。最後我引了他們的名家著作，說科學比宗教高明。正方反應也引了許多科學家相信上帝的事為證，終於逼得我拿出最後法寶的唯物論。結果是我方得勝，她大為不悅，叫我去她辦公室見她。

她說：「我最不喜聽唯物論，而你故意要提。」我說：「我根本也不信唯物論，不過我是在辯論啊！只有如此我方才能勝，至少也不會輸。」她想了一想說：「既然你不是唯物者，我就原諒你一次，下次不許再說。」此關又過了。有位同學在班上說：「上帝唯何，是動物？是植物？他在那兒？他怎能主宰我們？他……」先生拍案而起說：「閉口」。下一學期這位同學就不在燕京了。在輔仁天主教之下，還沒有如此霸道。

在生物課上，那位老處女包林先生，在講染色體。我忽然想到就問她：「如你所說，這染色體必定與遺傳有關了。」她瞪我一眼，叫我坐下。「等一會到我辦公室見我。」下課之後，還不知我怎的得罪了她。原來她以為我在班出風頭，把書後面幾頁讀了，裝做不知，好露一手。我說：「我並不知，是當時想出來的！」她說：「

「那你不成了達爾文！」因此她不喜歡我，我真是得意之極，因為我可以有達爾文那樣的思想，回宿舍之後就到圖書館大看有關達爾文的書，其實達爾文並沒有講染色體，倒是一位神父種豆發現遺傳的。她給我的分數是中等，後來我考留洋公費，英文題目是「十九世紀一人名傳」，我作的是「達爾文」，得力於此。

總之，我在燕京不甚得老師的歡心，尤其是洋老師。反之，中國老師都喜歡我，教詞的顧隨先生喜歡我寫的小詞，教社會的吳文藻先生喜歡我對於社會、家庭問題的研究。張印堂老師欣賞我寫的雲南地理第一章，說是未曾見過別人如此寫法。連教經濟史的陳其田也稱讚我替同學代筆的「周代經濟思想」，他得了一個甲等。教哲學的黃子通最喜歡我，時常稱讚我有思想，此時我初習甲骨文，是研究古代社會的附產物。

最後一年我得了獎金四十元，用此做了一套西裝。畢業時梅貽寶主任說我尚欠一個學分，只好在暑假讀了一個哲學史以補此缺。他實在應該早告訴我的，幾乎弄得我不能畢業，不過我也因此獲得張東蓀先生的教益。

奢言報國卻不從軍

燕京是出名的捕逃竅。裏面各黨各派都有，只不見有國民黨。軍閥時代，政府怕外國，最怕的是日本。日本在北京辦的順天日報，是敢說敢罵的；政府的秘密，順天日報有方法得到，替你宣佈，來製造事端。自從張作霖張大帥闖入蘇聯使館捕去大批共產份子之後，左派活動暫時潛伏，

其地點以燕京為首。革命軍北伐以後，國共合作尚無問題。武漢清黨以還，燕京又成了共黨的大本營，公然在校中活動，如大字報徵求左翼文藝及社會科學家參加聯盟，舉辦紀念廣州暴動大會之類的，學校是一概不干涉。真正共黨黨員並不出面，他們只是利用熱心份子，讓他們有名氣，開會做主席之類，替他們活動。有一次北平軍警送給學校一張名單，說次日要來校逮捕，司徒校長當夜召見名單上為首的人，告訴他們自己注意。次日名單上人物，都不見了，一個也沒有捉到；其實誰是什麼黨，同學都知道。我們中國人講究義氣，絕不會打小報告，尤其是這種事關人命的事更是一問三不知，明知他是共黨，照樣同他下棋、打球，朋友如常，所以很難控制的。

那年學生要南下請願，鼓動的人是共產黨，出面的人是他們所謂的同路人，甚或只是熱血的青年而已。我的同學吳世昌，他哥哥憂國而投水自盡。他却非常激烈，辦了一個小刊物，名叫「火花」，鼓吹政府抗日，學生罷課遊行。我們在禮堂開學生全體大會，我是唯一反對遊行、反對臥軌、反對到南京請願的，幾乎被打出會場。他們還通過關閉宿舍，不准學生居住，不准不去。我就躲在宿舍樓上不去，等他們走後才出現，反把齊夫伯嚇了一跳。

我知道許多同學在宿舍中談，有些是借此機會帶女友一塊去京滬遊覽一番，有些是獨自想去南京看看的，真是要去請願的並不多，等到四方學生都齊集南京，自然有成千的人。據說蔣公在執政黨中央黨部接見他們，不但讚美他們愛國，還請

他們從軍報國；如不從軍，國家希望他們回去好好教育自己，將來為國家棟樑。當時請願的情緒完全崩潰，出了中央黨部就做鳥獸散。可見烏合之眾，是不能成事的。嘴上說愛國，論到請他從軍，他就一走了之；歷來羣衆運動，莫不如是。

在燕京之時，我與幾個朋友辦了一個雜誌，文藝一欄由我任主編，雜誌名為「敬業」，只出了兩期。曾寄給二叔一本，他來信說：「什麼時代，你還在辦這種雜誌！」大概上面有一篇講倫理的文章，十足開倒車的緣故。又與一位「北京才子」陳蝶衣辦一張「午報」，每日中午出版，副刊由我編輯。又在北平一張報紙負責週刊，每週半頁，編輯是我，稿件頗有外來的。有一人所寫的文字，酷似郁達夫，他名叫王以仁；又有一位叫王明衣，他也是編輯委員之一。這些活動都是短命，無疾而終。四十年後「陳蝶衣」出現於香港，不知是否一人？我主編的東西，沒有一定的思想路線，從贊成周公、孔子的雜誌，到酒色財氣捧名伶的午報，從罵魯迅反共的副刊，到風花雪月的章回小說都同時出現，還有一篇未來派的小說。有位同學還請我用他的故事寫了一篇「學校風光」，登載於「實報」上。我又用「女士」的名字投稿於北平晨報副刊，換來了十幾封信書。其他如講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易卜生的戲劇，梅特涅的青島則出現於大公報文學副刊。稿費每千字一元，一篇文章可換得一本英國出版的小說名著，都是從北京飯店書刊部買的。

哀江南認識吳雨僧

大公報文學副刊，地位最高，是吳宓（兩僧）辦的。吳先生素未謀面，那一年父親到上海，事前寫信叫我到滬相會。我就乘火車南下，是由平漢轉隴海，再轉津浦，再換京滬鐵路去的。在北平上車時，已是夜間九時，找了一個座位，對面是一老頭，灰布袍，黑馬褂，頭戴毡帽。我二人各據一座椅，胡亂睡了一夜，次晨車到黃河入鄭州，老頭醒來，我看他兩眼血絲，想必一夜不能成眠。我獨自無聊，口中誦哀江南賦，他忽然精神起來。「你的哀江南背得很熟啊！」他說。就接着背下去，一口氣背完，我吃了一驚，看不出這糟老頭居然滿腹經綸，就趕快自報姓名，說我是學地理的，不過喜歡文學而已。他就給我一張名片，原來是吳宓教授，於是我二人談文學，從莎士比亞到胡適之，不覺已到開封，車停三十分鐘，窗外有賣吃的，我問他不想吃點什麼。二人到車門外，我看車並未靠站，上下太高，就說：「我去買幾隻雞去」，他說他去，我說：「有事弟子服其勞！」就下去了。一元三隻雞，抱着回來，不小心被鐵軌絆了腳跌了一跤，他連忙來扶我，嘴上說：「傷人乎？不問雞！」我叫了他一聲「孔夫子」，他樂甚。吳宓文采風流，他寫有許多纏綿悱惻的情詩。後來車次徐州，他就下車了，以後更未再見。（中外有一篇文章提到他，故此補記此短暫的際遇。）

燕京同學大致可分四、五派，一派是閩粵及海外來的。這些洋化得緊，說英文，穿西裝，唱洋歌，打網球，有一位他的眼睛一隻藍一隻黑，我們叫他假洋人，每天必是網球拍在肩，搖搖擺

擺出宿舍去打球，他就是後來熟識的老友鄭震寰兄，我們一直說他學生怕他的緣故，是他像老番之故。這一派最喜歡談戀愛，燕京的男女生「拍拖」，以此派人為最；一派是大多數，我們土包子屬之，有不少是京津世家。此派穿長衫，或則衣冠不整，赤脚者有之。喜歡唱京戲「神嘍」（胡說八道的談天），要不就是下棋；沒有交友，不然必是密而不宣。一派是海派，上海來的，半洋化，却與廣東佬談不來，處處對土包子表現優越感。他們喜歡出風頭，遇有什麼會就想做主席之列。做事總是銀樣蠟鎊頭，有始無終；其他一派是宗教派，一派是革命派，這兩派思想各趨一端，生活平平無可說的，只是暗中活動成事於不知不覺之間，平時既不好名，又無桃色新聞，與人做朋友則隨和之甚。

我雖屬土包子派，但會說粵語，又是香港來的，故與洋派之人也有熟識的。尤其是足球隊員，都很接近。常說自己善為守門，又可以踢左翼，他們練習之時，我常去參與。又與華北網球球王高惠民兄比賽，約定日期，而他臨時未到，因此我算是勝利者。據高兄說，是他成全我的，說給小兒聽，聽到因棄權而勝時，他們都以為我幽默，小兒起先還以為我居然打勝了球王呢！原來如此。

王帥推愛却無門路

一九三三年我在燕京畢業。當時人浮於事，畢業即是失業。燕京大學的地質系，在國內而言，屈居榜尾。地質學系則以北大為尊。學地質的出路有限，除了教書之外，就是農商部地質調查

所、中研院地質研究所，及一兩處省設地質調查所。北大畢業生多在北平的調查所中工作，月薪由二十四元起至四十元。主持人所長丁文江，副所長翁文灝。中研院地質所是李四光為所長。規模小，只有七八個研究員。我這畢業於燕京的既非地理又非地質，頗受歧視。我也無心在北平工作，一因東北已有外患，北平也不太安穩。二因「學成」應該回家省親，再說職業。父親希望我能先找到差事，寄來兩封介紹信。一是介紹給張學良的，一是給他老上司吳佩孚。張學良當時乃北方長官，沒有見到。吳玉帥（字子玉故稱）閑居在平，到府投信，承他立即召見，並留下共進午餐。這位風雲人物，相貌果然不凡。目光炯炯，舉止頗威儀。只是思想有些過時。對革命仍然痛下針砭，對死去的張雨亭仍是看他不起，因為雨帥乃鬻匪出身，對玉帥而言，這是萬劫不能洗清的缺點。

同桌吃飯的有七八人，有一位問我生辰八字，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他。移時他向玉帥說：「丁公子相貌清秀，看來是一文士，而命中却是武舉。」吳玉帥即眼睛睜睜地看着我，全桌的人，也向我注視。此公接下去說：「丁公子何妨追隨大帥，日後定是一位儒將！」我想此公想必是有名的楊雲史揚軍帥了。大帥只看着我，未發一言。我也不解應對，不會把握機會，沉默了一陣。大帥問道：「讀過論語吧？」我答道：「讀過的。」玉帥說：「割不正不食，怎講？」我想了一想答道：「不合禮儀的事，不做。」他似乎還滿意我的答覆，就說：「你們讀新學的，各有專長，正

當力求精進，中國經史也不能不讀。」

飯後辭出，由祕書送客。給我大帥著作一册。名稱，已忘了。內容頗有出人意料之見解。他又說：「大帥不認識地質界的人，未能介紹，請令尊原諒。」

前往天興煤礦實習

友人馬溶之（中國土壤專家）比我低一班。約我一塊兒去察哈爾懷來縣的天興煤礦去實習。

我想也是應該的，就同他去。煤礦在郊外，離懷來四十里路。當年地方不靖，股匪甚多。礦上也有警衛，但人力單薄。武器不外步槍十數支，不能抵禦數十百的土匪，何況他們有手提機鎗。故此天興礦曾一度為匪所攻佔。奇的是股匪所要的是礦股百分之五十。並自願為礦場警衛。駐在礦上，又吃又喝，四下掠取礦工妻女取樂，如是者幾個月，膩了，一夜之間呼嘯而去。股權也就算了。我們到礦之時，土匪已走了，一切恢復正常。礦工生活倒也清閒。礦師祇要能鑽獲新煤層，那待遇真是豐富。所缺的是家庭生活，沒有人會把家小帶到荒野土匪出沒之地去安居樂業的。

此一旅行增進了我對地質實際的認識。以前知道的是書本上的圖畫。看來不過幾吋大，想來大概有一里長吧，誰知看到實物，才知其規模。一個董陽山逆掩斷層，是一日數十里的構造。大大的開了我的眼界。

在礦場住了兩個月，從礦師學得測量之術。及一般實地考察的經驗。日行百里，也不為奇。

回到北平，臨行前花了二元吃了一頓便宜坊

的烤鴨，不久即由平漢鐵路南下至漢口轉船西上重慶。經過三峽。又是我地質經歷前所未見的。從未想到河流有如此大的力量，能穿此山，成此峽。而且一連十幾座山，都被長江所切。對書上及老師們說的話，發生懷疑。

冀夫也娶有姨太太

父親在重慶開了一家百貨店，名義上是母親為經理，用的是女店員。故名姊妹商店。本店在上督郵街，分店在大樑子。當年四鄉不靖，女集中城市，主要是避免土匪的奸淫、綁架、勒索。可是城中女多男少，女子求生困難，為奴為妾，比比皆是。連我們的冀夫，也有姨太太，可想而知。故父母親辦此商店，用女店員，給她們食、住、薪給、年終分紅，在當時也是一件聳人聽聞的事。

回家不到五天，媒婆上門者再四。那時四川交通不便，與外邊隔閡。一個到日本讀書的學生，已是十分難得。這裏負笈上海、北平的「留學生」也是「驕子」。一聽某家少爺是北平回來的「學士」，自然是爭取的對象。可是她們都以爲丁家大小想必有二十五、六歲。提親的女子，也是二十開外的。想不到我只有十九歲，都失望而去。父親說：「大兒婚事，由他自由」，他雖如此說，却時時替我物色對象，少不了是當地豪門千金，可是千金的父母，又未見得看上商人之子。所以一事無成。我不發一言，問題自然消滅，也頗自得。母親是老思想。她總是說將來大兒成親，要用古禮，戴鳳冠霞帔。遇到父親提到某師

長某旅長的小姐，母親就不悅說：「土匪的女兒，好的有限！」雖是過激之詞，也有些真理在。四川軍人，許多出身綠林是實。於他們的子女何干？父親有一次問我：「你在北平難到沒有朋友？」我說：「有是有的，只是吹了！」父親笑道：「怎麼吹了？又不是烟灰！」三弟和小妹在我箱中翻到一個女子相片，那兩對小眼睛睜得多大！他們說：「吹了吹了」。

回家不久得了一位世叔田冠五（劉文輝的旅長，駐在瀘州）的介紹，去成都遊說劉文輝，辦四川地質調查所。我說：「所是可以辦，人在那裏？必要去北平請幾個人來。最好請李廣揚來任所長……」父親說：「你辦的所怎麼請別人做所長？當然是你自己做所長！你怎麼這樣糊塗？」我是自知不行，不便與父親爭。要所辦得好，當然要有能幹的人去主持。我雖大學畢業，碟子裏游水，淺得很。故有此想法。

旅行途中有驚無險

由渝去蓉，當時有車路到璧山，由此乘滑杆，我想先到自流井去考查一番，故取道自貢經嘉定再到成都。內地旅行這是第一次。父親一早起來，親自送我到七星崗上車。我每次遠行，父親必親自來送，父母愛子，只有在細微之處才會領略。臨上車父親說：「你以後見人，說話要有力，要先思索如何說，不要臨時想，就不及了。俗話說，相貌不揚，語不驚人，不會爲人所重視。我不是說你樣子醜陋，只是你身材小，如說話聲音不大，人家不會重視你的。」父親不知的是人要胆

壯，言語才會有金石之聲。先自虛了心，那會語驚四座呢。試想一個大學畢業的學生，年紀小、身材小，處處覺得自愧不如人，那裏會吹牛呢？總之人要自信，才有魄力。我的缺點是覺得世界人聰明才智之士多得，自己未見得比別人高明。父親的想法是：「有幾個人有你這樣的學問，怕他則甚？」中國老師處處監督，教得盡心盡力，就是不培養學生的自信能力，養成依賴老師的心理。

旅行途中有驚無險，經驗學了不少。「無險」是運氣使然，冥冥中似有補助。由隆昌到自流井取道牛佛渡，這一段路最近。在隆昌停下用晚餐時，已是下午四時，食畢就準備上道。而滑杆夫不肯。我以為他們躲懶，一定要上路。正在交涉間，旁邊有人說：「這只皮箱很乖」意即很「上眼」。我聽了覺得不對，就想了一個主意，叫滑杆夫把箱子卸下放在飯店地上。打開箱子，故做找東西之狀，把箱子裏東西全搬出來，放在桌上。裏面有不少的書籍。最後取出兩捲紙包好像銀元似的，我一一打開，裏面全是四川通用的大銅元。我把紙包放下。再把衣物書籍，一一裝回皮箱之中。這時圍觀的人，不下數十，其中有人說：「原來是些銅元！」我把銅元給滑杆夫每人二十枚說：「今晚一定要到牛佛渡。」

上了滑杆走出約五里之遙，天已黑了。我用電筒照亮。滑杆夫叫我不要亮燈。他們拔足，急走如飛，一路無言。我心裏也不免就驚。此一路盡是蔗田，路在田中，只見一線天而已。我在上面隱約看見，田中有高台，上有人影，在指揮那樣，搖着什麼，就不知了。到夜間八九點鐘算是

平安抵達牛佛渡住下，才聽店家公師說：「客官大福大貴。前面來的，後面跟的，都遇見老二呢！」我才明白滑杆夫要留在隆昌不趕夜路的真正原因。

原來這牛佛渡一路，是小路，一般客商都走北邊大路。此區蔗田高張，好像北方的青紗帳，又是三縣交接的三不管地區，平時土匪多如牛毛，我能獨不遭搶，乃是萬幸。在自流井住在金溪書局康伯強經理家。康經理三四十許人，是父親生意上的朋友，聽我說起牛佛渡來的。面色非常沉重，他說：「以後出門上路，務必聽滑杆夫的話。停走由他們決定。不要自作主張。誰叫你走此小路來的？」我說：「那是我看地圖知道此路最短。」康先生笑了：「書本上的不如實際上的。孔子說行不由徑啊！」我也笑，心裏想孔子的話也是書上的。康先生人雖年紀輕，後來才知道他是當地大爺之一。第二次上自流井時，正值劉文輝、劉湘二劉內戰，幸虧他想辦法，才得到當地袍哥之助，獨乘小舟逃出戰場的。

租用孫錢世間不多

由自流井到嘉定對岸，到時已是深夜。渡船已停，我是非渡不行，渡卡軍警前來盤查，問我為何急於夜渡？我故意生氣，拿出田叔的信，把信封給他們看。封上是「面呈劉軍長」。軍警們忙叫船夫出來，送我過江。天知道！岷江如此之寬，江水如此之急。坐在舟中，心裏也懊悔起來。有一次船在江中，打了一個團團轉，幾乎翻了！好容易到了對岸，我十分感謝他們撐船的技

術。各謝幾十銅元。他們送我落客棧說道：「客官有福之人，大佛都保佑先生。」次日看見江邊削壁上的石刻大佛，方知他們說的是什麼。連日都得滑杆夫、公師們的「奉承」，明知也許是虛，心裏却也受用。無怪乎人喜歡別人捧也。記得某巨公向我說過：「同行相嫉，各行其是，終令兩敗俱傷，不如互相標榜，則相得益彰」，話是有些道理，只是道不同，就難於標榜，更不會「相得」，互相二字乃其關鍵，你捧他，他貶你，豈不是自己吃虧？我是難得捧人，我捧的真是我佩服的，八字上說的「傷官脾氣」也。

由嘉定乘公路車到成都，走了一天，在雙流以後，換乘人力車入成都已入深夜。住在東大街一家旅店中。次日見到父執穆伯琴。穆伯是商務印書館成都經理。他不管我同意與否，就把我搬到商務堆棧去住。此處原是山西會館，在鼓樓之西。我住的是花廳對面的一大室中，其中一桌、一房之外，空空如也。花廳對面是穆伯把商務歷年出版的書籍，抽出一份，成為圖書館，住了一位川大教授高覺敷，他是商務編輯，研究教育心理的，食住皆是穆伯供給，不取分文。

穆伯是下江人，為人熱誠，有話必說。高先生一日問我到此何事。知道我來找職業，他笑了說：「找事你應到南京上海去找，怎麼來成都？到此已是盡頭，絕路一條！」我不知他這福建人又為什麼來做川大教授的，我向穆伯提及，他說：「高先生，年紀比你大，他說的話你聽進去就聽，聽不進也不要生氣，至少他經驗比你豐富。」穆伯又找了一個新聞記者來訪問我，在成都報

上登了一大篇地質學者談四川地質的新聞。後來穆伯又介紹成都名教授周曉和太玄兄弟兩人，曉和是地質家，太玄是生物家。他們留學法國，在此花都成都四川的小巴黎，真是生活優游，又都喜歡交游，常在宅中聚會，唱京戲，吃道地的川菜。我也曾奉邀參與雅集，各賦詩文。我有王勃上滕王閣的場面，却無王勃之才，寫不出傳之萬世的「序」，必中甚是慚愧。曉和在成都教書，處處延攬，應接不暇，有多餘的鐘點，就請我替他教，在川大附中及少城中學代授礦物學，每週八小時，每月也有三十餘元的束脩。

拿到錢，我寄了二十元給老家居住的祖父。不久他寫信給父親說：「祖用孫錢，世不多得。」

「我從小就跟祖父讀書識字，我的國文是在他私塾裏學的，平日最疼長孫。那次梅蘭芳前來香港公演，在西環太平戲院，票價高得很，祖父還帶我去看，據說是五元一張票，此時他已過七十五，老病在家，我能報答他的日子也不多了。次年他即辭世，都不知我要出國深造。」

在成都未會見劉文輝，因為他正與田頌堯交惡。成都是三軍長分佔的。劉在西，田在北，鄧錫侯在東，正在準備與劉湘、田頌堯作戰，無暇注意什麼地質調查所。田冠五叔的駐蓉代表姚矩修是個長者，對我十分欣賞，父親曾托人與他提到聯姻的事。（這是我出國以後才知道的，無怪乎當時我去他府上時，他夫人、小姐都在場，原來

被人相了一相。）後一年他來南京代表劉文輝晉見委座時，我由鍾山進城去拜見他，時值隆冬，我身仍衣夾。姚之舅爺即把身上棉袍脫下相贈，我真是感激，強忍着淚。他的袍子又長又大，我也無錢可以請裁縫修改，就此穿着，見者莫不竊笑。我心知肚明，真是修養到吐沫自乾的心境。也虧此袍，冬天在無樑殿窗台上，還可以高臥，不怕夜寒。一九二七年回到重慶任教，見到姚伯，他已即將告老回成都去。他小姐已於先一年因病早歿。向我感慨久之，說「人生際遇，本是前定，不可強求。」問起舅爺，他說也在成都。路上相逢，連招待他一次都辦不到。我也一直未去成都，故沒有音訊。（未完待續）

中外雜誌發行部啓事

本刊自民國七十五年四月起，改用彩色精印封面，七十六年四月起，採用銅版紙精印中外畫頁十六頁，便於讀者永久保存、參閱。同時加強內容，美化版面，永遠保持高水準雜誌風格，謬承海內外讀者一致好評！

然以成本激增，月有虧損，不得已自二月一日起調整售價為每冊新台幣一百元，國內訂閱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一千元。（國外訂戶請參看本期第八頁目錄下欄價目）

特別優待：一、長期訂戶在本年二月廿九日之前訂閱者全年十二期祇收新台幣捌佰伍拾元

（以郵戳為憑）。

二、長期訂戶購買本誌合訂本、叢書及聖文文庫叢書，均可享受八折優待。

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